

凤凰艺术 | 茹小凡巴黎个展被迫关闭? “步履颂”云游西方的一次歇脚

原创 凤凰艺术、尤永 凤凰艺术 前天



點擊上方“鳳凰藝術”關注我們吧!



茹小凡 | 吉美博物馆



截止3月16日，法国已有5423人确认感染新型冠状肺炎。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继意大利封锁全境后，法国也于日前宣布进入防疫工作最高阶段，从3月15日凌晨开始关闭所有“非必需”公共场合。然而，社交媒体上显示，过去这个周末，巴黎市民仍纷纷外出活动，他们的表现迫使当局考虑实施对国内部分地区封锁的措施。

据法国内政部和陆军部的信息透露，3月17日（当地时间）起，巴黎市区将全面禁闭（除医生、警察等必要原因、行业等可出入），同时下午18:00开始实行宵禁，进行各街区封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于今晚宣布：每位市民都将有48个小时的时间来确认并到达自己将驻留的区域（此后45天内需一直停留在该处），并于每晚6点实行全城宵禁。



▲ 3月12日，在法国巴黎市政厅，巴黎现任市长、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召开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发布会

尽管法国疫情已进入流行病第3阶段，但法国市长选举第一轮投票3月15日仍如期登场。因受疫情影响，今年投票率创下新低纪录，弃权人数超过登记选民的半数。在众所瞩目的巴黎市长之争中，第一轮投票后，由现任巴黎市长、社会党的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以微幅超过30%的得票率领先。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海报，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然而仅在5天前，即3月10日，中国艺术家茹小凡的个展“步履颂”才刚刚在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简称：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拉开帷幕。但因疫情恶化，馆方被迫于3月14日闭馆。截止发稿前，茹小凡告知“凤凰艺术”：“吉美博物馆对艺术家深表歉意，并表示等疫情稳定将再做一次开幕仪式，将展期延期至今年秋季”。

作为欧洲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阵地之一，吉美博物馆一向对参展艺术家的甄选十分严格。虽然此刻无法再进入吉美博物馆亲身观看茹小凡的“罗汉

阵”，但通过本文，“**凤凰艺术**”将带领大家来一次“云看展”。



▲ 艺术家茹小凡在其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我的个展“步履颂”是上周二，即3月10日开幕的。短短几天，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世界一下子变小了。如今，一个灾难降临，谁也不能高枕无忧，而我依然会留在这里。我只希望人类在经历这次疫情后，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生存环境的维护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人类的互爱！而不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诋毁。爱至高无上。

茹小凡是谁？

茹小凡1954年出生在南京的一个“黑五类”家庭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艺术家的爷爷曾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做秘书，后来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1975年作为国民党特赦战犯出狱，没几年就去世了，小凡只见过他几面。茹小凡的父亲曾是经济学家，解放后到南京在汽车厂做会计。小凡作为儿科医生的母亲是共产党员，但这也难免令家人遭受白眼。

1968年底茹小凡初中毕业，之后就像他叙述的：“我那时经历的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出身不好和文革爆发，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一开始交替着学习和劳动——三个月上课，三个月学工，中间还下乡学农。之后分配到一家集体工厂学裁缝，做中山装、衬衫及裙装。

在工厂期间，茹小凡显露了天赋。他自幼受叔叔影响，得到绘画启蒙，但年少时并未真正接触艺术，只是受他所谓梦想的驱动，去工厂后，茹小凡才在工余参加油画的夜校课程。茹小凡当时对西方油画的认知仅限于印象派，以及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法国乡村绘画展览，他在这个展览上看到米勒和库尔贝的原作。

茹小凡回忆到：“学画时，我们要画宣传画和主席像。我可以为大礼堂画很大的毛主席像。”

文革后，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茹小凡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在那里学习“静物画、肖像画、人体画、风景画，接受的是以临摹为主的传统教学”、“我也听了艺术史的课，接触了原始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当时我也读了相当多的书，特别是西方小说。文革期间，家里大部分西方小说都烧了，因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 1988年，茹小凡（右一）和贝建中（左二）、Beatrice（右二）在意大利Capri岛

1981年，茹小凡开始申请去法国自费留学。在南师大一同上课的有一位美籍华裔留学生，带他到南京大学参加留学生晚会，八十年代初的西方留学生是一群特别的人，很多是“垮掉的一代”中的精英，茹小凡和他们之间有共鸣。虽然人种不一样，但是对自由、创造，一切天赋人权的追求是共同的。法国朋友们建议他，应该去巴黎。

茹小凡在阿萨斯街上的天主教学院进修法语，并在巴黎高等工程学院学院教授

书法。从前进入巴黎美院的中国学生大都倾向于具象绘画，茹小凡选择进入画家奥利佛·德布雷工作室。他同德布雷工作室的艺术家们结下友谊，与阿兰·巴尔扎克、弗朗索瓦·曼德拉斯以及台湾的曲德义私交甚笃。



▲ 茹小凡《大师与玛格丽特》

1986年，茹小凡经友人弗拉托介绍认识了第戎的年轻中国艺术家严培明。UAP

保险公司的老板对他们二人的作品颇为青睐，为他们在旺多姆广场的保险公司总部大厅举办联展：“我和明成为好友，虽然我们经历各有不同。”

追随着先驱赵无极、朱德群的脚步，茹小凡和严培明二人在法国艺术界大展新声，并成为他们那代华人画家中的佼佼者。十年后的2005中法文化年，二人又一同受邀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各自的新作。

1983到1992年间，艺术家创作了半写实半抽象的系列自画像《签证》，记录了对于身份问题的困扰和焦虑。他在1992年加入法籍后，在自画像的左右两侧写下了这十年的每一个年份。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在此期间，艺术家开始了周游欧洲的旅程，他在**1988年**、**1990年**两次获得法国政府设在马德里的“委拉斯贵支学院”奖学金。与设在罗马美帝奇别墅的法兰西学院齐名的西班牙委拉斯贵支学院，向年轻画家、雕塑家和作曲家提供驻地创作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西班牙完成访学和进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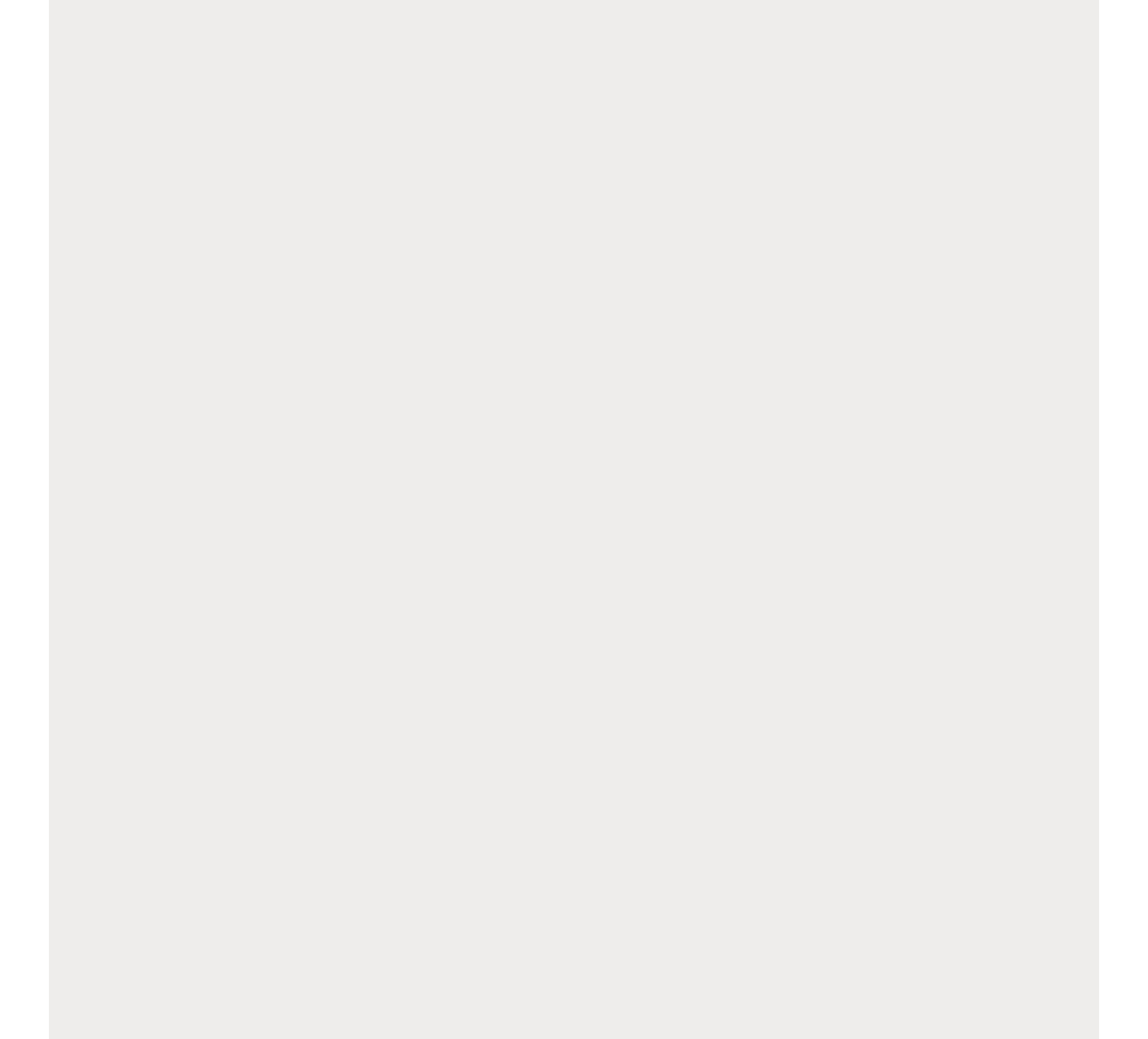
他是文革后的七七届首批大学生，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对于艺术的基本观念和传承修养基本源于中国，但是油画艺术语言得自西方。他早

期的作品，在抽象画面中，充满了道家和禅宗的高蹈出尘，新世纪以后，他转向了欢快明丽的世俗生活和消费主义，在他近些年的创作中，又以超现实的象征手法关注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与秩序、对抗和对话。

茹小凡与陶瓷的渊源

此次展览中他运用中国陶瓷布下罗阵与法国吉美博物馆相契合，呈现了72尊在景德镇创作的青白瓷作品，与环形展厅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吉美博物馆馆长语）。几年前艺术家在景德镇的鬼市上发现一批宋代的匣钵，萌生创作一花一罗汉的系列陶瓷作品，与艺术家之前的人身花头的绘画系列一脉相连。





▲ 茹小凡和家人在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早在中国唐朝年间(618年至907年)，陶瓷就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制瓷要混合白墩子和高岭土这两种矿物——那里也将之称为陶瓷的“骨与肉”。瓷胚洁白无瑕，触之不甚光滑却十分柔润，如肌肤般精致细腻，又仿佛纸张般如此通透轻薄、易碎。又因“素胚”之脆薄，人们不得不尽快为其施上一层冷冽、坚实的青衣和一层发亮的釉，这层釉浆是用石英——从沙子或研磨的石料中取得——以及一种可以通过降低石英熔点以使其融化的材料混合而成。在这种混合物里，人们还可以加入其它矿物材料以及各类添加物来改变釉质外观——既可透明也可不透明——并且对釉浆进行着色以求得色彩的千变万化。

而直到南宋(1127年至1279年)时期，当宋室为避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而偏安江南后，我们所熟知的青白釉才被发明了出来。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开幕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开幕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青白瓷的色彩很难以语言界定，施用于素胚上的釉色介于淡蓝与淡绿之间，色调可在冷暖间变化。而生成这般釉色的缘故，乃是烧制时窑内的“火力不够”，造成窑柴燃烧不充分而使窑内气氛中的氧分子全部被消耗所致。而这种瓷器并非皇家御瓷，人们也是在数个世纪之后才学会欣赏它的缺陷。这种还原烧造的方法、这样的不完美，才赋予青白釉以仿若一池净水、瓶中倒影般难以言传的色彩；当然，若将这釉色比作天空倒映在一闕池水中的色彩，或比作茶末与璞玉之白混合的颜色，则愈显庄严高贵。青白瓷由此便成中国士大夫阶层文化的一

种充满矛盾色彩的动情譬喻。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展馆场外

茹小凡自述了他在中国的一个如同阿里巴巴山洞般神奇的市场里觅得这些小匣钵的经历，这些以耐火土制成的匣钵本来的用处，是隔开瓷器与旺盛的窑火、防止瓷器在烧结过程中直接接触火苗以致被烧黑或变形。不过，这些匣钵有时候也会变成陷住器物的障碍，令瓷器表面的釉层粘附在匣钵粗糙的内壁上，从而诞生出这些难分难解的混合造物。不过，最先吸引小凡的注意力，却正是这种奇美拉式的嵌合体。

怪兽奇美拉，是代指梦境的委婉语之一。小凡创造出的世界充满幻象，是奇异的，有时甚至是香艳、嘲弄、愉悦的，里面充斥着奇珍异兽，人物或滑稽或谦卑，而里面的各种花朵所传递的都超出了其命名所能指代的意义。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小凡将他自中国的阿里巴巴山洞中寻得了匣钵，与水滴状的水晶座结合在了一起；他在其中又放置了阿罗汉或罗汉等人物，后者乃佛陀的圣弟子，他们虽未证得佛陀的果位，但仍谦恭持行，以致最终放弃对佛果的追寻；里面还有素胚的白，有釉浆的蓝；有毛主席的百花。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当我们从多个层面、依次去解读组合中的这些元素时，我们是否还能从中读出一记对中国工美行业的幽默注解？又或许还能读出一种带有佛学色彩的精妙玩笑？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读出些什么呢？

文字摘自 吉美博物馆馆长
苏菲·玛卡里乌（Sophie Makariou）

翻译：田雪

步履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步履，是脚步，也是行走，在大地上安然行走，在山谷间低徊吟唱。

世人们太关注求取而忘记行走，太在意结果而忽视步履。

步履颂——

唱给行脚之人，

唱给漂泊之魂。

唱给一苇之所如，冯虚御风；

唱给遗世而独立，羽化登仙。

匣钵

古人制瓷，为防粘连，瓷胚须放入泥土做的匣中入窑烧制，这种泥匣子就是匣钵。匣钵自诞生起，就属于消耗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窑炉中煅烧，最终皆因破敝而被人丢弃。景德镇的规矩是残次和消耗品，一律旧地掩埋，于是千年之后，这些匣钵在湖田村的古窑址附近得以重见天日。

古代窑工舍弃之物，令今人感慨动情。匣钵的宿命就是承载与煅烧，这些有缺憾、被抛弃的泥盒子，粗陋又浑朴，何尝不是一方小小天地？未尝不是一所精神之家？

小小匣钵，载浮载沉，云游行者，驻足容身。雕塑是作品，匣钵是现成品，一新一老，一有意一无意，它们的相逢不是废物利用，也不是老瓶子装新酒，且让我们把时间拉远一点，就没有古今分别了，再拉远一点，有用和无用，也就没有太多分别了。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湖田

雕塑一旦用瓷为材料，就很危险，危险之处在于近俗，瓷塑流程繁复，是艺术

家和匠人合作的结果，特别是最终的四个环节——翻模、修胚、挂釉、入窑，端赖匠人，方得呈现。当代艺术家此时必定要面对一种悖论与困境——如果瓷艺匠人手艺生疏，入窑后必将坍塌变形，以至于讹误百出；如果瓷艺匠人手艺纯熟，自然带着种种习气，滑向地方工艺美术。

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解脱？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景德镇最著名、最精美的是仿制明清御窑的制瓷工艺，各路高手的品味手段，无不奉此为圭臬，以沾染皇气为荣耀。景德镇城南有湖田村，9世纪到13世纪，在御窑厂炉火点燃之前的五百年间，湖田窑青白瓷名震一时，其中佛道教瓷塑人物，尤为精绝。这一传统，因其久远，而被遗忘，又因湖田属民窑系统，而为近人所忽视。

湖田作为古代民窑，别开蹊径，提供了解决上述困境的思路——跳出明清审美定式，以高古传统，可破近代之俗。《步履颂》的造型和工艺，得自高古人物

雕塑传统，不再是明清以来被严格定义的，进献奉御的小心翼翼，而是俯仰即拾，触手成春，舒展自如，生机勃勃，艺术家别开生面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古传统，高古传统又刺破了麻木，激发了当代的新鲜感受。





花头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因生命的存在而绽放的花朵，取代了各式各样的面孔，仔细观察，花头的造型取自景德镇路边篱墙的杂花野草，草茎夸张地缠来绕去，像外露的神经，一两片枯叶很自然地落在行者的袈裟上。花头是不施釉的素胎，谦卑而含蓄，煨烧

成瓷后，格外柔脆，微风拂过，仿佛都会轻轻颤抖。

在东方的佛经中，佛陀拈花示众，只有迦叶破颜微笑。重要的并不是微笑，而是会心。拈花一笑，佛陀的心灵便和弟子的心灵合而为一了，也得以与众生之心息息相通了。

在西方圣经记载中，“人生苦短，若花开吐艳，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行走在大地上是行者的奇迹，绽放本身就是花的意义，花比人活得更纯粹。

野花野草，杂质天成，脱离了社会秩序，结不出果实，又没有人观赏，毫无用处，这多像很多时候艺术的处境，我活着，我开花，我开花是因为我喜欢开花；我活着，我创作，我创作是因为我离不开创作。和艺术一样，在不受打搅的地方，花都开得很好，植物都会滋长，野地格外漂亮。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行者

《步履颂》人物造型近似罗汉，罗汉是修行得道者，并无定数，寺院中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等，都是按照老规矩，老样子做，只不过罗汉像比佛菩萨塑像发挥的余地更大，更接近人间世。《步履颂》展览中的72尊人物，我更愿意称之为行者——在大地上行走的人和人间修行的人，都是行者。这72尊行者像，分为拈叶、拄杖、濯足、瘦骨、读书、化缘、净瓶、金蟾、独酌、如意、禅定、等观等十二式。

行者云游四方，在小小匣钵上偶然歇一歇脚，就像飞鸟栖在枝头，白云飘过山巅，很快就鸟飞云散，杳然无踪了。行者是自由的，因而是幸运的，这不像尘世中的大多数，被无形的大手摠在各自命运的小匣钵里苦苦挣扎，困兽犹斗。这72尊行者在拱顶圆厅中漂浮，看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贵族谁是平民，有站着的，有盘腿的，有散坐的，但是没有跪着的，每个人只出演他自己，演出结束，继续云游。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漂泊

苏东坡有一名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茹小凡对此应该有更深的体会。

他自1983年赴法，就开始了往返东西，漂泊江湖的生活。正如他所创造的行者，自在于山河之中，飘忽于天地之间。变动中孤寂的生命个体，神经末梢最丰富，最敏感，也最渴望表达。在西方生活的中国艺术家都有一个宿命式的人生课题——摆脱东西方的文化限定，见我之本来面目，这一课题，展开于漂泊之中，行旅之中。

茹小凡还要多一重漂泊，那是在时间轴上的魔幻位移，是历史与现实的漂泊，他经历过“大饥荒”时期的饥饿，经历过文革带来的荒诞和沉重，呼吸过国门初开时第一口自由的味道，他也体验过西方最好的黄金时代以及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式微。总而言之，他不仅经历了四十多年之间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剧烈落

差和变化，他的创作和生活，也与这种剧烈变化的语境紧密连接在一起。



泡影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茹小凡想让他创造的72尊行者漂浮起来，脚下不是通常所见的台座，而是一粒砂，或一滴水，总而言之，是空空如也的泡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雕像是为了纪念而产生的，泡影却提示我们，行者或过客，乃是“无所住”者，

连“明镜台”都不需要，更何况膜拜或纪念呢？



▲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展览现场，2020，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文章选自尤永

《关于步履颂的7个概念》

关于艺术家



茹小凡

1954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

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1983年旅居法国巴黎至今

198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1988年和1990年两度获得西班牙马德里委拉斯贵支学院奖学金2004年被收入法国拉鲁兹

大辞典当代艺术家

展览信息



茹小凡个展：步履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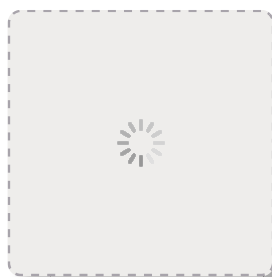
展览时间：2020年3月11日——待定

展览地点：法国国立吉美亚洲博物馆（6, place d'Iéna 75116 Paris）

(凤凰艺术 综合报道 撰文/尤永 责编/姚钰琛)

凤凰艺术

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艺术对话平台



艺术|展览|对话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凤凰艺术”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如需获得合作授权，请联系：xiaog@phoenixtv.com.cn。获得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凤凰艺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